

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

长篇纪实文学

LONGMENSAN

WUGONGDUI

龍門山 武工隊

丹玥 / 著

其
敬
啟

其
敬
啟

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

长篇纪实文学

龍門山 武工隊

丹玥 / 著

其徽記

长征出版社

封面题字:袁其微
责任编辑:陈锡祥 杜 晖
责任校对:刘 青
版式设计:杜 晖
封面设计:武晓强
排版录入:中外名人照排中心
责任印刷:赵 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龙门山武工队/丹玥著. - 北京:长征出版社,2005
ISBN 7-80204-079-5

I. 龙... II. 丹... III. 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8777 号

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:100832)

电话:68586781

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0×1230 1/32 9 印张 2 插页

227 千字 印数:1-3000 册

定价:22.00 元

ISBN 7-80204-079-5/I·267

(本书如有印装错误,我社负责调换)

LONGMENSAN

WUGONGDI

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

1945年夏天

风景如画的辽西走廊

田园被毁坏

村庄被烧光

老人被射杀

婴儿被穿在刺刀上

妇女被奸污

男儿被活活剐死

.....

这是一群恶魔干的

这是一群妖孽干的

这是一群野兽干的

这群恶魔、妖孽、野兽就是侵华日军

但是

无论日本鬼子如何嚣张、如何疯狂、如何肆无忌惮

他们仍然像老鼠一样到处挨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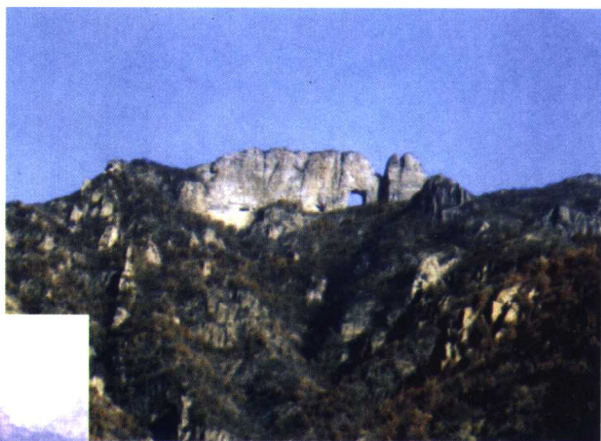
逃不脱彻底覆灭的下场

最终不得不跪在这片大地上宣布投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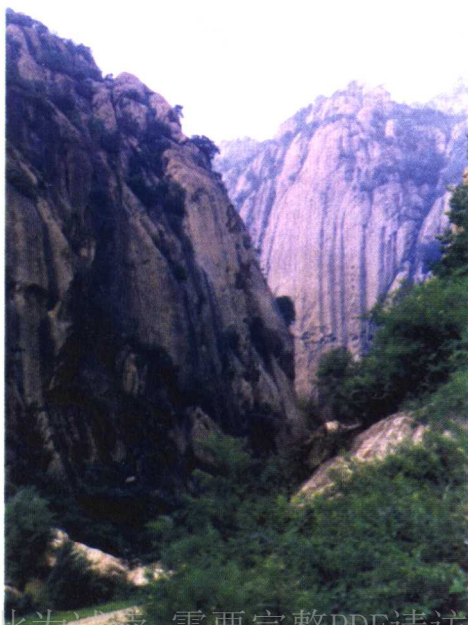
历史永远记住这一切



巍峨的龙门山
是当年武工队的根
根据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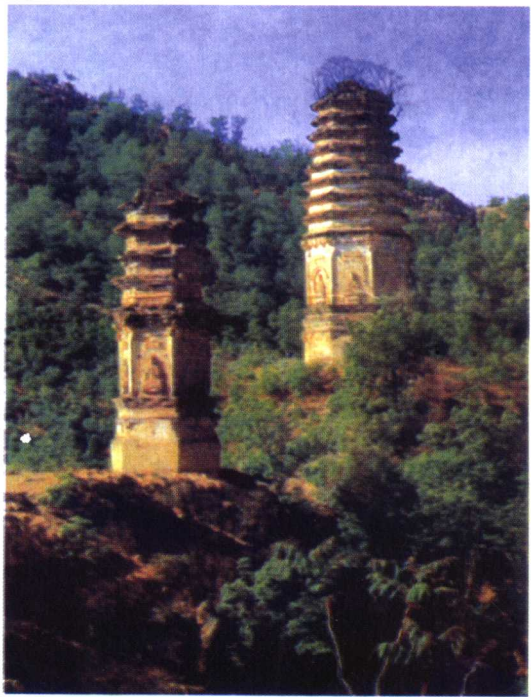
当年,龙门山武工队在塔子
沟窟窿山重创日本鬼子



塔子沟龙门山山口让日本
鬼子闻风丧胆



永安境内连绵群山。



塔子沟妙峰寺双塔



1945年8月，与苏联红军汇合后的华裕民



绥中县县直机关干部拜谒抗日英雄刘福余等烈士墓,革命先烈永远活在人民心中



刘福余等烈士墓是绥中县教育党员保持先进性的鲜活场所



绥中县四大班子领导成员,在刘福余烈士墓前缅怀先烈



绥中县教育局全体党员在刘福余烈士墓前宣誓,重温入党誓词

内容提要

一九四五年,日寇极力作最后挣扎,调集了伪满西南“国境”线上的伪军配合日军,在我滦东、热南一带实行疯狂的“分区扫荡”。以华裕民、于海生、潘凯、刘福余为代表的一支武工队,在辽西走廊的绥中、西北山区,与当地人民群众同日寇进行浴血奋战。羊岩子战斗、砬子山战斗,打得鬼子伤亡惨重,溃败而逃。特别是窟窿山战斗,一举歼灭了有着先进的武器装备,数倍于我武工队、八路军、民兵自卫队的鬼子伪军,创造了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的奇迹壮举。

英雄史书是英雄的传奇,本书描述了刘福余由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,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,八路军战士。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对他处以惨绝人寰的“凌迟剐”刑时,他没有向敌人屈服,怒斥侵略者的罪恶。他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凌云豪气,鼓舞着战士们前仆后继,奋勇杀敌。

这部二十三万余字的长篇纪实文学,以独特的视角,冷峻的文笔,回顾了抗日战争那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史,塑造了华裕民、于海生、潘凯、刘福余、董万功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。该书规模宏大,情节跌宕起伏,惊心动魄,读后荡气回肠,留下深沉的思索和警示。

内容提要

一九四五年,日寇极力作最后挣扎,调集了伪满西南“国境”线上的伪军配合日军,在我滦东、热南一带实行疯狂的“分区扫荡”。以华裕民、于海生、潘凯、刘福余为代表的一支武工队,在辽西走廊的绥中、西北山区,与当地人民群众同日寇进行浴血奋战。羊岩子战斗、砬子山战斗,打得鬼子伤亡惨重,溃败而逃。特别是窟窿山战斗,一举歼灭了有着先进的武器装备,数倍于我武工队、八路军、民兵自卫队的鬼子伪军,创造了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的奇迹壮举。

英雄史书是英雄的传奇,本书描述了刘福余由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,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,八路军战士。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对他处以惨绝人寰的“凌迟剐”刑时,他没有向敌人屈服,怒斥侵略者的罪恶。他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凌云豪气,鼓舞着战士们前仆后继,奋勇杀敌。

这部二十三万余字的长篇纪实文学,以独特的视角,冷峻的文笔,回顾了抗日战争那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史,塑造了华裕民、于海生、潘凯、刘福余、董万功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。该书规模宏大,情节跌宕起伏,惊心动魄,读后荡气回肠,留下深沉的思索和警示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(1)
第 二 章	(15)
第 三 章	(31)
第 四 章	(49)
第 五 章	(63)
第 六 章	(78)
第 七 章	(93)
第 八 章	(109)
第 九 章	(127)
第 十 章	(144)
第十一章	(161)
第十二章	(176)
第十三章	(192)
第十四章	(206)
第十五章	(219)
第十六章	(232)
第十七章	(251)
尾 声	(270)
后 记	(275)

第一章

公元一九四五年仲夏，太阳像一颗刺眼的火球，悬挂在半天空，火辣辣地烤着大地。

位于辽西走廊的绥中，这块盛产苹果、白梨的抗日根据地，突然遭到了一阵地动山摇的大风暴。日寇在我八路军、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强大反攻中，屡遭痛击，但他们仍然野心不死，极力做最后的挣扎，并调集伪满西南“国境”线上的伪军配合日军，继续疯狂地实行“分区扫荡”。此时，我主力部队奉命转战口里，在敌重兵扫荡下，凌青绥游击根据地缩小了。于是，维持会、还乡团、地主老财、流氓地痞还了阳；鬼子、伪军、宪兵队的汉奸们到处乱窜。人们脸上失去了笑容，心里布满忧患，革命形势更加艰苦严峻。

一日，塔子沟弯弯曲曲的小路上，急匆匆走来一位身着灰布褂儿，脚穿千层底布鞋的陌生人。此人年约二十八九岁，高高的个子，白皙的脸膛，两道浓浓的剑眉下，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，显示出他的睿智、威严和非凡的才华。

他——就是朝锦义联合县工委书记华裕民。此次，华裕民受上级委派，为扩大热辽解放区，为收复东北准备前进基地，到绥中西北山区，打入敌人心脏，从事抗日活动。

华裕民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，不时抬头四顾，他想，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，没有皇协军的横征暴敛，这块人杰地灵的

土地，仲夏时节，青苗茁壮，应该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可是现在都变了，到处是阴郁、凄凉、血与泪的悲惨景色。山河破碎，民不聊生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望着眼前的一切，华裕民沉痛地闭了一下眼睛，但随即又刚毅地一扬首，爆出铿锵的心声：

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妄图消灭中国，绝不会得逞，他们很快就要完蛋了，这一切都是暂时的，我们一定能重建美好的家园！”

夕阳的余辉，依然照着坎坷不平的山路，华裕民根据上级的指示，此次只身深入敌区，打入敌人的心脏，他深知自己肩负的任务艰巨，责任重大。但他坚信有党的正确领导，有人民群众的支持，同仇敌忾，我们一定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，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共产党，属于中国人民！天，渐渐黑下来了，华裕民举目一看，前方有个小村庄，被漫天的硝烟浑浊笼罩着。西北风吹来，远远就闻见一股被烧塌架的房子喷出的烟味，村口的大杨树下，还散发着屠杀人的血腥。看来，鬼子刚刚在这里“清剿扫荡”过，此时路静人稀，没有敌情，只有死难者的家属，呼天抢地、撕心裂肺哭得肝肠寸断。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的这笔血债，令山河怒吼，天地共愤，这场灾难，又不知有多少家庭失去了亲人，华裕民的心沉重起来。

临来前，组织上交待，这里的联络站遭到敌人的破坏，游击队员也转入地下，华裕民知道，一时间他很难找到自己的同志。为了了解这里的情况，华裕民下意识地摸了摸背着的帆布袋，朝村东头一个单门独院的人家走去。

这是一个贫苦人家的住宅，土坯堆的小院里，有三间破草房，房顶的烟囱里正冒着浓浓的黑烟，院子荒凉而零乱。一定是鬼子在这里经过了一番大折腾，连盖屎坑的破席子都被揭开了。华裕民看了眉头紧锁，他直接走到门前，两扇门里面拴着，由于破门年久失修，门中间裂了一条大缝，风一刮，叭哒叭哒直响。华裕民深深地咽了口气，抬手咚咚敲了几下门，就听里面传出一个老妇人沙哑的声音：

“谁呀？是余儿回来了吗，娘这就给你们开门。”

话音未落，门吱呀一声开了。

“你！你是谁？”老大娘见来人不是自己的儿子，声音颤颤地问，“你是什么人？来我家做什么？”

“大娘，您不要怕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是修理钟表的，您家里有钟表吗？我可以少收钱或免费为您修理。”华裕民说着从帆布袋里拿出修表的工具。

“唉，傻孩子，你敲错门了，你看我这个家，像有钟表的人家吗？这年头，不用说我家没有钟表，就是有也叫花子队的那些乌龟王八蛋抢走了。”

老人家说着，抬起她那双洞察过人间真与假、善与恶、美与丑的智慧的眼睛，真真地凝视着华裕民，心想，此子天庭饱满，地阔方圆，一脸正气，不像是坏人。唉呀，天都快黑了，像他这样人生地不熟的外乡人，要是让鬼子抓去就坏了。怎么办？把他留进屋？可是，留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在家里，万一……万一我看走了眼他是坏人呢？老人家机灵灵打了个冷战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唉，还是少找麻烦吧。老人家伸手刚要关门，可是她手扶着两扇门时又停住了，不，我不会看走眼的，老人家再次抬起眼睛，审视地盯着华裕民。此刻，华裕民面带微笑，正满脸真诚地望着眼前这位饱经人世沧桑的老大娘，四目相对，老人家心底豁然一亮，不像，这个年轻人绝对不像坏人。想到这儿，老人家慈祥地说：

“孩子，虽然我们家没有钟表让你修，但天黑了，你又是外地口音，鬼子伪军到处抓人，抓到生人就说是抗日分子，不被活埋也得被打死。这不，今天鬼子伪军还在这村子里制造了一场血劫，快，孩子，进屋再说。”

善良的老大娘把华裕民让进东屋，忙着点上油灯，华裕民一看，这间屋里有一铺大炕，两口陈旧不堪的木柜，柜上有个梳妆镜，已经被砸碎了。这个家，不但清贫，而且凄凉，华裕民刚要说什么，院子里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

“娘，我们回来了。”

声到人到，一个身材不高，穿着灰白色对襟小褂、精明利落的壮

小伙子快步走进屋来，他就是这家的次子刘福余。从面相上看，像二十八九的年龄，后面跟着他的大哥刘福纯、三弟刘福良。刘福余看见屋里有个陌生人，不禁一惊，忙问：

“娘，他是谁？”

刘大娘拉过儿子，为他拍打着身上的尘土，说：

“余儿，这是一位修理钟表的师傅，黑灯瞎火的，娘怕他被坏人抓去，所以把他留进屋。”

“娘……”

刘福余心想，娘真是的，在这个时候，让一个陌生人进屋，万一他是坏人怎么办，把他留进屋，这不是引狼入室吗？可是刘福余转念一想，如果他真是好人，把他赶出去，让鬼子伪军抓去就不得了啦。刘福余无声地抽了口气，抬起他那双犀利的大眼睛朝华裕民看了过去，此时，华裕民的目光也正严峻而友好地看着刘福余。四目相视，刘福余看到对方那双深邃得有如潭水似的黑眸中，流露出来的是正义和友善。他究竟是什么人？残酷的现实，恶劣的环境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何况我对他一无所知，还是小心点好。刘福余转身坐在炕沿边，借着昏黄的灯光，目光灼灼地盯着华裕民，沉声问：

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，黑灯瞎火到我家有何贵干？”

“这位兄弟”，华裕民装出一脸无奈，“我一个穷修表的，兄弟你说，我能有什么贵……”

“老实交待！”老三刘福良突然伸手抓住华裕民的衣领，凶巴巴地说，“不说实话，今天我们哥仨就整死你！”

“良儿，不可以对客人这么无礼。”刘大娘拉开小儿子。

刘福良中等身材，长得身单力薄，相貌很英俊，其实他快满二十四岁了，但看上去却像个十七八岁的少年，显得生龙活虎般可爱。华裕民心中非常欣赏这个男孩子的锐气，同时通过这短暂的接触，他已经看出，这是个对日本鬼子有着深仇大恨的家庭，华裕民欣慰地松了口气，他轻轻地整了整被拽歪的领子，爱抚地看着刘福良说：

“小弟弟，我说的全是真话，我确实是个穷修表的，虽然也读过几

年书,但生不逢时,赶上这个生灵涂炭、民不聊生的世道。小弟弟,你不也是一样吗,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我们神圣的领土上烧杀掠夺,你现在应该是上中学的时候,唉!我是河北人,家乡沦陷了,亲人离散,生死未卜。我小时候跟父亲学过修理钟表,为了生计,为了寻找亲人,我便操起祖传的技艺。”

“这么说,你与日本鬼子也有深仇大恨喽?”刘福良的态度缓和了许多,他想,看来这个人不是汉奸特务,不是奸细,因此说,“告诉你吧,我最恨那些日本鬼子狗强盗,我与他们有杀叔之仇,我的叔叔刘秉成就是被鬼子打伤后死的,这笔账一定要他们偿还!”

“什么,小弟弟,你的叔叔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?”华裕民听了刘福良的话,心中一阵感愤,带着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刻骨仇恨,他狠狠地挥动了一下拳头,声音铿锵地说,“血债要用血来还,日本鬼子这些披着人皮的野兽,在中国猖狂不了几天了。”

“不错,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猖狂不了几天了”,一直没有开口的老大刘福纯斥声说,“快说,你到底是什么人?到我家想干什么?”

“几位兄弟误会了,我虽为一个手艺人,同样有一颗爱国之心,山河破碎,国难当头,身为热血男儿,不能马革裹尸报效祖国,深感惭愧。但是,我非常敬重那些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,宁死不屈的烈士的壮举。敬重那些为了民族的解放,不畏强暴,浴血奋战的爱国志士。”

说到这里,华裕民深深地咽了口气,压抑着自己激动的情绪,看着这三个疾恶如仇的年轻人,他心中充满振奋,真想向他们说明自己的身份。可是不能够,这是党的组织纪律,华裕民抿了抿嘴,一副十分无奈的样子,说:

“如果几位兄弟一定把我当坏人,我立刻走。”

华裕民说完,提起背包转身要走。

“这位师傅请留步”,刘大娘拦住华裕民,“请不要怪我的两个儿子多疑,时逢乱世,实在是坏人太多了。那些丧尽天良的汉奸特务,他们变着法害人,我这个家被鬼子、伪军翻了多少个遍,孩子们吃尽了苦头。”刘大娘说着一转身看着刘福余,老人家那满是皱纹的脸上

流露出一股自信和刚毅，“好了余儿，娘虽然人老了，但眼力还不差，我留下的绝对不是坏人。你们都饿了，快吃饭吧。”刘大娘说完，回身搬上一张小桌子放在炕上，对华裕民说，“这位师傅，到家就是客人，只是家境贫寒，没有什么招待你的，跟着喝碗包米面糊糊吧。哦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大儿子刘福纯，老二刘福余，看来，你不过二十八九岁，他们的年纪都比你大，这是小三刘福良，别看他长得小，也快二十四岁了。”

“啊？快二十四岁？”华裕民看着刘福良，有些迷惑地看着，突然呵的一声笑着说，“看小弟满脸稚气，我还以为，小弟顶多是个十七八岁的小男孩，哈哈，看我这眼神，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”

华裕民诙谐的谈吐，融化了屋子里冷却的气氛，刘大娘看着自己的小儿子，笑呵呵地说：

“他呀，是个长不大的孩子，哦，我说你们是怎么了？快请客人吃饭吧。”

“既是客人，老弟，那就请吧。”

刘福余说，向华裕民露出了一丝笑容，残酷的岁月，磨练了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的警惕性。他可以断定，眼前的这位大个子，绝对不是修理钟表的。

华裕民也不客气，说了声“谢谢”就脱鞋上炕了。这时，刘大娘端来一大盆面糊糊，桌上放着一盘掺着野菜做的包米面饼，两碗酱，一把葱，还有一大盘水炸榆树叶。大家围坐着端起碗，唿流唿流地喝起糊糊来。看来小三刘福良饿极了，他的吃相如同风扫残云，唿流唿流几口就是一大碗。刘大娘看了爱怜地笑着说：

“良儿，慢点喝，看呛了，这狼吞虎咽的样子，也不怕客人笑话？呵，这位师傅，你贵姓？”

“大娘，千万别叫我师傅。”华裕民放下碗筷，“我是为了糊口，才迫不得已操起修理钟表这一行当的。我姓华，叫华裕民，您叫我的名字好了。呵，这几位兄弟，你们今天是从哪里干活儿回来？”华裕民试探性地问。